西臺漫紀

西臺漫紀卷之二

攙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馬封官

馬封官者何閩縣馬尚書森之父翁也翁年五十始得一子不啻掌珠命童子抱撫不戒而墮於石頭顱蘼粉立仆矣翁出廳事間覩所抱子忽訃擢㕦人出兇立殺童子杖下矣亟命童子馳走謂吾子命所遭耳若豈有心殺吾子柰何一時立死二命乎非吾福也明年復擧一子頭

顱血痕點點者七狀貌依然前子再舉則尚書公森矣長子多孚綿延曾玄廿人而次則鼎貴為時名臣說者以為盛德之報云余伯兄宦閩親領尚書公語非浪傳也余以為馬翁忍子之死固難而忍不殺僕尤難當其君卒告變人情處此即臠童子肉猶未愜際此時而委婉遣僕即此仁慈一念上可以格穹蒼而洽神鬼也再舉之子造化所以轉移輻輳者豈偶然哉不然彼殺吾子吾又殺其身相報已稱何所感格而

能令富貴長世乎雖然當馬翁庇童子時無倖福心嗚呼兄無倖福心而後可以膺厥福也

紀阜令

令難言矣余為衝疲劇邑之令常茹荼嚙蘗何敢苛求天下之令為剝萿我桑梓又孰非怙恃我者而敢殿最之故前為阜令入邑秉者不贅述述余所目覩親遘者五十年來落落僅兩公類皆遭兵荒而名籍以起是吾民幸獲所天又不幸而遭時艱豈太平無事民未易見德而令或奉職於安養恬熙之日未便炳炳較著也姑肇其尤卓者如此云

蒼野王公諱鈇浙東陽人以庚戌進士来令我虞袑至有膽略遇事勁挺不阿斧斷如霹靂人呼為王鐵面王鐵面云然而未試其驍勇也會島夷由閩浙蔓我東南我虞去海廿里許孤無城一跨可掠而有王愕然曰是奈何令狂寇長驅穴我虞乎亟糾工聚財宵晝督率稍甜怠者馘耳不赦不三月屹然成巨鎮時寇果從海上来王乃布藥笥不交鋒而殲其渠魁倭懾而去次年乃大舉入寇先掠諸鄉淫女婦擄財帛燒劫

殺戮慘不忍言而王誓不與賊俱生彎弓操刃選壯聚驍跨馬如飛帶甲徒步晝不飱夜不枕者相距五十日寇不敢逼我城下一日鄉達錢大叅素勇略藐北寇不偵不諜任倭潛伏慫王公挾千丁走勦之伏者四起我兵墮其術被傷者衆二公並受害薄暮聲及城下日無光山無色民無生氣哀聲震天動地無不相嚮謂明日寇再舉我等無噍類矣幸復奄任公提大兵来守之衆心稍息而虞竟失一萬里金湯矣可痛

扎

天子旌其忠勇晉為太僕卿官一子入錦衣而

虞民世世蒸嘗不絕云

似澗黄公諱嘉賓閩之崇安人以己未進士令

我虞黄幼孤諳民間疾苦狀甚悉年少習勞每

窮鄉僻野披霜露走詢之必得某利某害若何

聽斷剖決如流兩造譁肹遇黄片言立解不撻

不案小民懷感而訟以息會

世廟末年我虞巨浸所在魚鼈斗米半千蒼苔

盡竭葶傴載道黃湯零曰某重不德災及我虞
上仍羽書督賦黃獨令民勿賦曰寧死一令毋
死我億萬茗赤也即命嘗賦者絲枲雞布悉收
之各付所掌令易金入庫諸平糴齎務荒政不
可殫述民三載不聞有敲朴聲熙熙若罔知
歲不登者黃又聞東海巨盜吳宗綽號謝麻子
橫肆一方脅民為黨夜劫晝伏具大艦截江下
上擄人財殺人命前令莫敢誰何黃獨曰不殲
此寇如猛虎噬人民終無一刻安枕矣乃徵其

服入野寺相守旬日親擒此寇朴殺之權聲動地一方晏息時鹾臺袁某先受吴囑恚令擅殺之多爲齮齕語以此不得與選劣轉刑曹郎去去之日萬姓懸像泣別若喪所天黄美姿艷質人望之若神若女子年未四旬忽病死長安說者謂邑令積勞所致嗟嗟令如黄即世蒸嘗之勿絶似不足報其德乃名宦猶然未擧大稱缺典云

蔣仲子曰余紀二公徽懿姑以志吾感客有難

余者曰二公並美矣試取而衡量之未知孰為賢也余以為歲己未微東陽民死戈戟歲辛酉微崇安民死溝渠二公悉袵席之夫安能仲伯之也然余為吏試以身嘗之為崇安易為東陽難蓋崇安可按籍披圖而東陽歲歲當巨敵無一日不在死法中東陽似當其難者然二公功德垂百世而後人無一顯者以食其報諸簠簋鞭箠去者有奕世簪纓不絕天道夢夢余終不能衡量之矣

紀孫立亭

孫先生關中人也其風稜節槩爲中朝柱石何𡘋弱冠時上疏極論分宜𢦏死杖下新鄭怙勢則劾新鄭江陵怙勢則𠫭江陵葢知有朝廷知有節義而不知有身天下望之爲斗辰不止景星慶雲已也今人何能比肩先生即方之上古豈止漢之黯唐之贄宋之介乎會新鄭當國思報復先生嗾一門生御史某往按關中羅織先生家事以聞欲以甘心先生御史某如其旨百

計搭羅摭飾成罪狀遣一吏入國門新鄭日夜張目望幾穿不知此吏涉山越嶺遇虎被食并其罪狀已嚼虎手矣新鄭怪不至移書切責何遲遲誤乃公事御史言某月日已遣吏往矣不知吏已為負嵎者所噬隨再疏其罪上新鄭不知新鄭先二日被論罷職歸矣天欲全正直之人養耿介之氣不使墮落奸佞人手巧至是哉後立亭先生起為順天巡撫某御史陞憲副為属官先生廉其治狀可觀不計往事而此御史

掩羞發疽背死矣此事乃閹中道長强睿庵對余言余以是知天不虛生善人乃爾彼奸雄用智術以凌人小人受奸雄之智術以下石皆不明於天之道而思以人勝之也人可勝天孫先生能至今存哉嗟嗟山有猛虎藜藿不採北虎豈止保藜藿哉爲國家護持善類世所稱騶虞非耶

紀藩臬四大夫

四藩臬者何先後次第耒巡守荊西道者也余為令五載歷事四公稔知其操履無不兢兢氷蘖者論者雌黃之若出一口天乎天乎四公性行有緩急才局有濶狹而無詭于守則一以余計之撫按銓衡何卻何仇而故以飛語吳中之執埜臣多豪而饕四公無一讐之而道上使客常滿不破一文為贄靡不謂四公自飽其槖而不知其槖固垂也一不坐賄何以黜余不為之表

白將天下公論何故次第其治行如左

張尚齊諱志山東歷城人以丁丑由館閣出為省郎左遷楚大參來守荊西張乃翁官亦大參家素饒張以初不得為史官再不得為諫官而以一藩臬稽摻二貴人前德不得平以此益勵志苦心怠裁諸所供億而日究心民瘼每行縣不以煩縣供自累金為給一錢尺布不及民間遇事綽然論者坐不及且訾之寃哉寃哉

邵行吾諱伯悌江右撫州人以庚辰由工曹郎

歷官至憲副來巡荊西邵寬厚長者煦煦如春風三年不聞有厲色恚容堂皇寂寂鮮獻朴聲事取辦而已且長于善善口無雌黃士民多懷之轉大叅去後人有搜其賞格過爲忌者所指并議其守寃哉寃哉

李約齋諱伯春松江人以辛未自刑曹郎轉楚憲副來巡荊西李雄才大略視一藩如弄丸日坐堂皇不及一餉事且立辦責所司承幹羽書旦旦下課犛吏精核皂白一一不爽一日毋老病

危懼客死遺悔竟弃官携母去歸時手價止收一襪狼誣為千他物并妄坐之余以梓故緘送夫金少許堅却不受其操如此而訾者不免寃抑冤哉

游少澗諱朴閩福清人以甲戌自府推歷刑曹郎至憲副来巡荆西游歷官皆刑官精于律令所犯者輒依律坐擬不少貸人凛凛之考群吏不假借然性剛行卓不妄收尺帛寸絲身著猶布袍余覓一葛為獻面發赤却之而議亦及其

守完札完札

蔣仲子曰余祄以州縣早官無階上達至不能別皂白而桂漏其良若藩臬重臣撫管課群吏一人褒誅便能浮沉天下士乃身且妄桂人齒頰即四公琅琅炳炳而無一能完其考以去何說札夫操大艦者載萬斛泛海絕川駕帆可一日千里而舟師日探其柁毋隳尺寸之樞而舟始利四公非治之罪也以揆柁握樞之術疎也富如是其何損於四公之生乎

紀梁萬二公

余令孝昌忽使君行縣委造義倉議每倉設處穀若干余如議鼎建一邑五倉工費浩大焦勞半載始就民飢可療民之可貸通邑便之呼為常平常平云偶不申白撫院以此致憾候使君行後駁查覆勘目為禍本為罪狀羽書雜下中有安石擾民語嗟乎彼自仇使君奈何波及任事乎時沈某有寵於撫以夙憾余故從旁齮齕之一官而下石者衆其危扎復摭拾五事行道

查之欲以此褫余職也道疑信未決荊州推萬公向與余善心冤之與德安推梁公同門誼渥私商曰我輩不從公力扶之將阱此官何且義奢非他縣具文比以實政崇顯禍非勸也萬候梁於京山道上索梁與語囑以他事抵道乘間進言急勿失梁如約行叩道時留餉餉半詢及前事梁仰天矢曰孝昌久之良令得此而民乃魁諸所舉動青天白日五事皆妄坐殺人某安得聞此言遑呼天者再動色鳴冤道始信為合

沙語轉以聞撫浮言解而大計全矣當諸公彼此稱寃代白時絕不使聞於余每相對惟道情叙款而已余半歲默默若聾瞽然一日以入覲辭道過沔道始詳言其故余始知兩公委曲解余於厄者殫心竭思矣亟趨謝之而兩公瞿然以為是烏足認公齒頰札吾輩公道固然倘袖手聽多口誣衊而噤不一語昭雪之吾輩之罪浮於羅織矣相與抵掌一笑而絕不以為德嗟嗟今人害能忮賢陽予陰排者勿論即小加濡

沫便栩栩然以為功高莫賞世之淺衷隘度類然也乃兩公絕口半載不言即言矣而無幾微德色昔伯仁之全王導導直求之耳余未出片語相求而二公之力扶于危乃爾即以之視伯仁而賢於伯仁遠矣嗚呼一義君耳隣害其能上隳其成而衆且側目甘心以伺其敗余幾溝中斷乎微二公誰為之青黃也二公固不覬余報而余知二公厚德雅度固自耿耿不磨滅哉

紀虞山先生南昌事

余先達虞山陳先生去今百年遠矣其柱石於朝人倫於鄉表表足爲後學矜式至今猶能使人斂袵姑無論其他即初選南昌節推方年二十八欲携太夫人譚同行長跪以請太夫人辭曰我平生怕舟怕水今勢不得不赴江涉水奈何汝以一官困我令我終日頭岑岑汝之孝權謂何先生復涕泣曰兒忍離母乎與其弃母寧弃官奈何以五斗故甘罹不孝也方母子顰蹙

唏噓時元配張夫人從閨中出曰姑不往兒亦不往計得矣如朝命何且子奉朝命矣婦獨不奉家訓乎留婦事姑請以婦為子何如姑忻然慰悅先生遂長揖謝曰奈何以菽水專累夫人此真吾配也乃安意就道焉先中憲游虞山先生之門先生中道棄元配每談及筮仕南昌時事則唏噓歎息即繼以泣念其孝能養姑也余兒側聞先中憲述以語余兄弟相與擊節者久之余追憶虞山先生之孝而歎今世仕宦往往

以携眷為首務每棄其父母就昆季之養即寒
暄問饋投數行足矣孰肯以少年夫婿便割袵
席愛而專事舅姑為先生為子固難而先生之
元配為媍尤難孝子孝媍可為仕宦者之式余
有兄弟鮮父母即欲就昆季之養不能脫先生
當余永感時所以悲念其親者又何如也先生
大節彪炳不止此得先生一節亦可風末世矣

紀某縉紳事

天下有卒然不幸之事交於前苟非大學力大識見鮮有不徇情任意倒行逆施以至于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余同年胡金峯一日謂余曰江右有前輩縉紳先生某年已及艾止生一女夫婦交愛之方思擇一倩為終老計平日愛過不甚隄防此女偶夫婦並壽張筵於廳事前延戲作樂家人盡擁堂外門外有一販兒頭禿髮竦目常持腐菜送堂廚不禁者此女不自檢竟

白日與私母氏偶入內覩見不能掩怒甚欲朴殺之聲聞於外老先生亟止之曰此非箠楚小事吾嘗思一歸宿斬之似慘逐之似恕容之似醜天乎天乎吾尚惜此女乎吾度之女更二夫犯家戒大良賤為婚犯國法小吾姑犯其小者逐呼此女立配此童并其父母長驅出境外且誓云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後此女事此童堅執婦道絕無不檢之行生一子少年成進士歷官至郡守豈其前緣夫婦赤繩繫定不可解遂令

一時智氏皆爲合孚金峰長者終不言縉紳姓字

余親領其說而服其老之處變從容有道云

紀范屏麓

烏程范屏麓諱應期嘉靖乙丑鼎甲官至大司成夙無清望被論家居伊子監生某某各怙勢陵轢鄉人屏麓不禁以致醖釀禍胎會同邑董氏父子祖孫氣勢威福素憚于鄉一旦伊孫青芝君欲收拾人心凡售産者驗契加貼此董孫德意而釁成釁端以致一邑之民譁然告擾無不起而甘心董氏者時按君彭某縣尹張某皆欲曲庇小民蹴官辱不復念縉紳體面屏麓于

董有戚從中勸解豈意董氏稍安而范即羅及乎向所售産于范者亦譁然告擾即親族素恩於范無不附衆結黨驅盡其家奴逼允其長子拷索其金席捲其産斬掘其墳墓屛麓與吳夫人交頸涕泣哀求旁無一丁可倚甚且扯髮拔鬚詈其夫婦若婢僕然而按君方大張告示開門收許日不下千數令君從旁力慫慂之而刁横小民各囂囂稱得意屛麓無所控訴無所倚仗一夕紿其夫人上小樓求息而以一衣帶縊

死矣傷哉初中高科晉膴仕海內稱為文章巨公豈意一旦羅此慘禍不正寢不首丘而冤至是哉亦古今所希覯而致死者御史縣官力也旋吳夫人負冤入京擊鼓告變以致滿朝士大夫齮齕交恨號御史因縣官而屏蘼稍稍沉冤或少雪于地下矣范縱子怙勢或不足惜而東南縣官憑藉撫按之力眞有破家殺人不惜者向非朝命之嚴恐一方士夫無蹄足所矣彼不過以摶豪强取蛩力而蔓禍亦至老死京獄大

非縣官利也余初為縣官再為御史紀以示戒云

紀沈星吳

星吳沈公諱夢斗渊之嘉善人以丁丑来令吾虞虞之先公已令盱眙矣令虞則再以憂起也我虞賦重甲二吳令多苛於徵堂皇敲朴聲不絶公獨緩所徵後他邑白帋催租悉不奉其約束以此不能當上官之心虞訟塡委山積令稍勤聽斷日可多得贖鍰公剖决如流不供不罪僅分兩造曲直而已以此不能充上官之貴他如給貧民婚嫁賚貧士饘粥諸鬻酤旁午悉籍

庫金為費吏長跪請曰業當速補毋緩奈何以正額供浩費乎否則捺者至矣公謂積俸可償漫不為意也他令善事上多所饋問公不作脂韋巧合態筐篚闊而儀節疎僅長揖備員而已以此上官之饕者齮而伺之他令絕鄉曲請謁公獨念桑梓故知好頗傳款任其居間以此齮者得有所執而吏議起矣時臺使者宋某亦在所齮中會太守某以微隙相與搆求益力羅織摭拾駕飛語為罪狀上章極詆之下部覆議虞

民驟失公如嬰乳哺相向錯愕泣漣漣請曰父母何罪而罹此乎余向固計之久矣夫獲上可以得民公闊略於上而恒聚精神於窮簷草茅間為計誠拙即一朝褫其官而公亦恬不為意獨抱膝長恨曰官將考而二老人不占一命奈何先是官衙不戒於火諸所挾圖書等悉付之咸陽炬中及歸蕭然一橐若洗余拉縉紳好義者各捐帑補庫而上官不得過求之矣自是調閑散轉縣歷州所至有聲而伉爽不羈之態依

默治我虞法也懷者之心不勝嫉者之口而調簡之命復自信陽州下矣歸復蕭蕭繡緱無能為生計不得已而就無為之調而病所由革也當公在信陽時與余任孝昌接壤連界往返相顧不啻骨肉已覘其病奄奄在下瘍矣力勸其善調而公好罇罍喜沉湎横槊呼盧夜以繼日且牢騷不平之氣鬱鬱胸臆間而病所不能起矣傷哉痛哉公魁梧奇偉心事無纖介滓臟對人如和風慶雲洞達見底裏絕無城府念舊恤

貧捐橐不恡無一非厚道古心即長壽多男高官厚藏多取於天不爲過也乃原憲長貧伯道弗子顏氏無年屍禽三黜公殆以一身兼之彼偶值其一猶爲萬古長憐而公備遭之也天道豈終夢夢者耶余荷公怙恃尤深日夜思効其綿以陳銖兩之報而未有逢也姑爲贅辭以志所感云

紀石東泉

石東泉諱星東明人也己未成進士入為給諫穆宗好內感癈朝講石上章極論上怒杖而戍之一時直聲動宇內家居好修有清聲鄉人稱為石青石青云今上初年賜天下環而石與薦起歷官司空轉司馬石不倨視坐官多所汲引後賢士林重之會甲午乙未島夷大舉入寇石雖柄樞乎終儒生見也力不能禦島當自劾求去毋誤國大事即不能去當思肩坐臣任海外

百萬生靈繫命亟宜羅四方訏謀卓識忠直多聞之士結納幕下朝夕商利害計禍福設謀發慮採要偵虛似不能一刻高枕者石固泄泄然門多獻諛承顏輩而細人沈維敬得以乘其間矣沈雖譎島方隅曉島語言素不為島重也譬之媼而媒者搓一庚入大姓門誇詡某婦裝若何以動主人主人貌款之而媼遂挾為某大姓惟我命也夫安知沈入島時不以我情予虜如媼而媒者乎石疎謀淺識性偏而拗輕視島夷

蓋欲以一丸泥封玉門關且信沈語如蓍龜沈乃借一小酋飛陽稱納貢邀賞巨萬給文誥六百餘章嬰兒稚子悉獲封典闗酋叛賊得天朝名號並可藉以抗山城君須臾緩境上兵石遂揚揚以為國家計謨不過是矣諸言計左者叱以為阻撓東封而上之信石與石之信沈若膠若漆不能解也未幾島夷叛盟提大兵壓平壤戮我大將殲我大師破帑無筭沈慙於石石亦慙於上一時起而攻石者累百章至詆為檜

賊誤宋上逐典維敬獄石星而石竟牢死不宥矣嗟嗟石始為介士為直臣終為國家大師帥不能脫腐儒面目挈國家大擔輕以畀一細人肩之致妻子流離身沉獄底為萬古青史指摘均死耳何不死穆廟杖下而乃死維敬耶總使割功名念不以雞肋動即起為大官不顧甘心荒野會當與羅一峯鞏鴈行名蹄品第為世珍重豈至忍人齒頰如是哉嗚呼腐儒多誤身并誤國夫治天下亦安用此腐儒為也

紀曹御史上

今上甲午乙未歲島夷犯朝鮮闚我門戶廟堂赫然發怒整兵出帑驅犬羊援屬國本兵石某惧聽細人沈維敬言堅執東封為是一時起而攻石者四五十章御史曹學程亦上章參石為辱國欺君上獨下曹於獄已而天朝文告不能長繫黠夷之心旋渝約敗盟戮大將斬我兵不下幾萬朝廷以本兵輕謀禍國典維敬下石於獄朝議忻忻以為曹與石矛盾也朝入石暮出

曹何疑意

主上悔獄曹非是或者旌曹以彰直乎未可知
也今石死五年而曹依然沉獄閣臣卿貳臺省
交章救曹而
主上堅不聽惡曹如初以余計之當曹之始進
言時也
主上方倚石為長城一論維敬以為阻撓東封
嫉其攻石者惡黨論而寘曹於獄猶可言也及
石之敗也

主上方擯石如狗馬恨維敬殃民費帑宜哀其攻石者忽改悟而出曹於獄何不可也且天下有是非而況廟堂之是非乎既以石議為非而又以攻石者為非豈天下皆非而無是者乎人心有好惡而況宸衷之好惡乎既惡石之非而又惡攻石之非豈人心皆惡而無好者乎夫曹不能行直言于石未敗之先人能料之而曹不能易主悟于石既敗之後人不能料之天下事有出于人情之所不能料者為怪為誕為變為

灾而惜乎曹獨罹之矣聞曹有老母九十餘倚
門望子真可怜憫且家貧子幼離京遠曹不能
一刻安于獄籲天無從惟有待盡而已豈前生
罪孽于當犯此刼遂致廟堂顛倒為青史之汚則
非小臣所能逆計矣

紀曹御史下

余乙未都中曾一面曹公見其篤行君子也辛丑再入都遣禮相候不忘臺誼云曹公已甘死獄中無悔有幼子某幼弟某依其姻戶郎蔣君鍾岳爲寓朝夕相繼入獄中給使令供饔飧除穢汚余隨拜戶郎詢其詳云庚子秋

上恚曹甚嚴旨必欲磔之東市一時上章求免死者自政府九卿臺省不知幾千萬言都不允即曹亦甘心授首矣乃其幼子與弟兩兩俱垂

詔稚子相向號哭聲震天地即涓人廝皂無不為之垂淚每遇一官長跪求救且甘死以代父兄聲傳之禁中

上猶未信密遣中官倩實有

旨暫免刑囚終未釋也

主上之怒夫非痛惡言官切直欲潛消直氣姑借一官為令而曹偶值之耳初不究其始作何語何疏也冤哉痛哉獨不意多官百疏不如子弟一哭乃知孝義真可動天地泣鬼神而曹之

門忠臣孝子悌弟臚列天地之正氣獨萃一家即死當無愧矣夫緹縈上疏赦其父淳于意得免死漢史以爲美談而我
皇上聰明英武遠過漢唐不能收緹縈之名他日史官書此定右漢而左我明矣嗟嗟曹御史之不得爲淳于意與曹子弟之不得爲緹縈無惜也乃使漢文獨擅其名可惜乎乱

紀趙少宰

少宰趙先生與余生同里業同試知先生生平伉爽卓犖無卑瑣脂韋態乃翁益齋先生以名進士官落臬滑先生晚課先生益力先生志尤銳攻鉛槧寒暑旦暮不輟午夜篝燈咿哦徹戶外務冠領鄉薦先生忿不第也讀如初五上春官獲第館列第一人歷官至銓部左堂以病免先生一官升沉顯晦當奮而蹶似逆而順不依阿柄臣力詆短喪之罪有羅一峯先生風節而

峭直過之以此受杖免官歸惟杜門讀書如孝廉時即柄臣深求之不能也先生遇事少沉思面折不容人過每覩故知落莫沉淪及親族昆季不給者損帑周之不恡德先生者纍纍而大姓豪門稍不當先生意者多睚眦之先生不可人如迅雷烈風須臾則微風零雨再則和風慶雲矣然當其風雷時夫安能使大姓豪門俛首先生哉我吳俗編戶有外侮者輙投勢家為奴求援事平多掉手過之先生念名分決裂所以

處此輩者過嚴時其則向投先生為援者也先
生覩其强梁狀不堪求之益力而訟所縣召矣
向所以齮齕先生者結黨聚衆造謗書虛揭無
非詆觸先生以取快先生一日過余曰奈何鼠
輩嚙人乃爾胡以策之余慰解云勿認此奴姑
聽之足矣先生頷余言而氣勃勃不少忍如初
至有骨肉親知藉先生為門戶者亦在黨中而
先生之氣益不平矣先生喪所配家政紛拏年
暮莫能支以此致病說者謂惡奴為孽其然豈

其歎乎余受知先生有年先生臨終執余手娓

娓相托身後事有子並賢兩季報先生若子趙

氏世澤仍昌熾云

紀李卓吾

李贄號卓吾閩人也以科起家官饒州太守歷任頗著能聲生平博覽書史寒不停暑不輟夜不休又旁通釋典經讖口如懸河談論疊疊不竭旁不可一世人專以黑為白以蒼為素性不隨人妍媸而辨尤足以濟之所著有李氏藏書三十卷而書中所載者褒誅予奪大肆猖狂如以呂不韋為智謀名臣以李斯為才力名臣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馮道歷事為吏隱以卓

文君私奔為得所托以趙苞王陵為殺母又其甚者則以宣尼之是非為不足法此書一出好異者多奇之余素抱書癖獨怪此刻為拂經亂正恐汙架上遂弃之不收贄削髮弃家為天下頭佗釋子所景慕所在追隨者常不下百人曾游楚之中而楚黄有名家女新寡削髮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擁追隨不下千計造庵收納若蟻附稽為楚臬馮應京所逐轉游晉中深避時大老劉晉川篤信之卒若子若姪並弃本業拜為父

師劉起爲治河都官而李亦並駕以往久居濟
上會通州馬誠所来迎之李遂舍劉以往馬衙
於臺中有聲雅信李君之教遂弃妻子離家室
一庵一榻相與朝夕譚禪禮佛無間寒暑晝夜
時科臣張問達懼邪說誣世上章彈射之
上是其奏擒贄入獄詔火其書禁天下勿緐其
教時論快之時有妖僧達觀者挾異術以游京
師其說尤聳動縉紳而縉紳多出其門下甚至
受其撻而甘心者時貴而權璫 尊而某某無

不供奉之若師若父所過州邑擬于館閣所寓供億比于侯王金銀布帛纍積如山任其揮霍以此臺臣康丕揚疏之謂不逐李贄無以端天下之習不擒達觀無以服李贄之心旨雖未下而四方之佞佛者亦稍稍知所戢矣夫李贄與達觀各自為門戶而所信從者如出一轍我周孔之道大明如中天習其說者或自相矛盾自相柄鑿曷故哉安常與好異之心迥别也然則釋教可終廢乎余故曰取之以養心可也取之以訓世不可也

紀王大臣

天下有負千古不決之疑而多出于一時之傳誦野史不察拾之以爲美談而後人得藉爲口實坐天下萬世于疑網中可恨也苟有確見者夫安得不昭雪之以白千茁之冤乎如我朝穆廟末年所謂王大臣是也大臣係閹三考吏某某之家奴臣少黠猾有膽氣且無鬚須狀貌色澤酷似閹人故鄉人不名而齊呼之曰王太監王太監云閩吏挾以入京臣方忻忻幸入宮

有機矣意不止犯姦夯獲奇貨同事三考者往往幸其為涓人優孟曳之使入宮夫亦孟浪其說以為戲耳而臣信以為然也一日潛製涓人冠履一具主人倩知之大駭且懼時且禁之不能遣之歸不得忽于某日五更弃主而出潛入禁中主人覓之不得以為是奴投死我減門無疑遂弃役遠遊而此奴果入宮矣衆涓初不疑也入禁門者三忽遇一涓詢其何廠何宮臣噤無以對遂執送司禮拷打百下立斬時亦不究

其何省何人而宮中內外譁然以為犯姦無疑且當
穆皇帝初晏駕謗者益無忌遂嘖嘖相駭相傳而沸騰宇內無異口矣嗟乎嗟乎誰知其為閹一吏之黠奴乎夫宦族豪門堂陛內外井井姦盜雖熟睨不敢逕入我
朝閨範嚴如秋荼即一宮而小大妃嬪蟻從雲隨雖老璫無敢誤入月華宮一投足法當立斬彼王大臣何物何術而能驟入大內為姦乎余

邑有三考吏王慎吾與閩人同寓畏禍及身亾
星夜裹裝而歸向余稱説如此嗟嗟我
熈朝非晋唐之醜後宮非賈氏太真之流即王
大臣而狎昵非范陽之虜誰為此説不將輕朝
廟而辱宮禁乎余逸史也敢紀其實以破羣疑
且以杜天下萬世之口